

聊斋闲品 冬至入诗情更浓

袁文良

不知不觉中,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。冬至,不仅是个节气,而且是我国民间的一个传统节日,与春节、端午、中秋并列“民间四大节”。

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外为官时,恰有一年冬至外出夜宿邯郸。而当时的邯郸也可算是一个大都市,节日的夜晚也是十分热闹的大都市,节日的夜晚也是十分热闹的大都市。

唐代另一著名诗人杜甫有一年冬至前后一直在外奔波,眼见了冬至节前后的天气、自然变化,便写下了《小至》一诗:“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;”

北宋的著名文学家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时,于冬至之日到吉祥寺牡丹园观赏,见寺内众僧人及游客面对只剩下株株秃枝的干枝牡丹,一个个仍是满面春风,深受感染,欢快之余有感而发写下了这《冬至日独游吉祥寺》:

南宋名臣、文学家、诗人范成大,则作有一则《满江红·冬至》:“寒谷春生,熏叶气、玉筒吹谷。新阳后、便占新岁,吉云清穆。

史海钩沉

在浩瀚无边的冷寂里

程应峰

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——一座山上没有飞鸟的影子,一万条道上没有人的踪迹。

公元773年,柳宗元出生于京城长安。4岁时,母亲卢氏和他住在京西庄园里,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兴趣。

公元793年,21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,声名突起。不久,其父柳镇去世,柳宗元在家守丧。其后几年,他经历着底层宦官磨砺,才气超群,治理能力凸显,不断地得到提拔重用。

然而,在改革的关键期,顺宗一病不起。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及朝臣联合外藩,立广陵郡王李纯为太子,反对改革,向顺宗施加压力,王叔文被削翰林学士一职。

一首《江雪》,不带一点人间烟火气,笔意生峭,骨力豪上,句格天成,堪为绝唱。这正是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,被贬到永州之后,寄居在龙兴寺西厢里,怀着幽愤的心情写就的。

柳宗元颇具哲学思维,反对天人,用“人”来代替“神”。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,用朴素唯物主义观解说“天人之际”即天和人之间的关系。

柳宗元崇尚佛学,认为“佛之道,大而多容,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,则思入焉。”



唯有牡丹真国色(国画) 马新跃

知味

兰州牛大碗

许锋

牛者,牛肉也。大碗者,碗大也。此为兰州牛肉面的一个俗称。一听这名儿,你就知道兰州牛肉面的“海量”。

我吃第一碗牛肉面时已是十三四岁的少年。那时,家里经济情况也算拮据,我们很少有零花钱,就算有一点,也被馋嘴的我们买了冰棍。

牛肉面真有那么好吃?牛肉馆的伙计们凌晨就开始炖牛肉,一口大锅,将洗净的牛肉、牛骨头整块放入,大火煮,中火熬,到早上6点时,肉烂了,骨髓熬出来了,就见那锅口,冒着热气,汤上,飘着油花,老远,就闻到熟牛肉的香,沁人心脾。

不是一家牛肉馆的景象。家家如此。尤其是那些老字号,口碑好的面馆,你想想吃一碗面,不熬着性子排半天队,没门。

牛肉面真有那么好吃?牛肉馆的伙计们凌晨就开始炖牛肉,一口大锅,将洗净的牛肉、牛骨头整块放入,大火煮,中火熬,到早上6点时,肉烂了,骨髓熬出来了,就见那锅口,冒着热气,汤上,飘着油花,老远,就闻到熟牛肉的香,沁人心脾。

牛肉面的香,还包括辣椒油。要是吃牛肉面不放油泼辣子,旁人都鄙视你。有的人要一勺,有的人要两勺,有的人要三勺。三勺盖在面上,红彤彤一片。汤的香,辣子的香,蒜苗的香,香菜的香,萝卜片的香,面的香,调料的香,醋的香,混杂在一起,演绎出兰州牛肉面万种风情。

牛肉面用的不是机器面,更不是挂面的确具有某种巫性,即便是不相信怪力乱神的首雪夫妇,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有点神秘功能,他那些不好的预感非常准确,只不过他没想到凶兆与自己有关。

不迟不迟,正是时候。王阳明打了一个哈哈,气氛热闹达到一个小高潮。

外面有人路过,只听得屋里嗡嗡的人声笑语,想进来又不敢进来。以前老人还在的时候,他们是挺随意进出的,现在不好打搅年轻一辈的世界。可屋里称得为百年来的世界。可屋里称得为百年来的世界。

作为初家老邻居,罗大婶看着孩子们长大,不管她们出去多少年,她一眼就能认得出来说来不奇怪,但她也认得朱皓,这令人惊讶。原来罗大婶早些年在农场养殖珍珠时和朱皓一家相熟。

她叽叽喳喳说了一通,忽然意识到朱皓出现在这个屋子里不是一



和声(漫画) 冯博

人生讲义

成长如蛻

王小渠

新书架

《最初的相遇 最后的别离》

田果

严谨生日当晚,发小许志群为他安排了一个“特别节目”……次日酒醒后,严谨尴尬无比的逃离现场,没想到就在这最狼狈的时候,遇到了人生中最心仪的女孩——季晓鸥。

季晓鸥,严谨开始疯狂追求季晓鸥,其间偶遇麻烦缠身的湛羽,发现湛羽就是生日当晚“特别节目”里的主角“KK”。

面,是师傅现场用手拉面。一个面团在师傅手里变成戏法似的,要毛细有毛细,要三细有三细,要二细有二细,要细的有细的,还有韭叶子,宽的,大宽。外边人兴冲冲地进了面馆,若喊:师傅,来一碗面!师傅不搭理你。

后厨里,还有一个角色,也非常重要,就是给你递面的人。一般是年轻后生,长得格外精干。他给你捞面,舀汤,放肉,抓蒜苗,点香菜,泼辣子油,一连串动作,“款款款”,蜻蜓点水,干净利落。慢点不行吗?一碗接一碗,慢不得。这个“角儿”还有一个任务,就是“唱面”——食客排队,有先有后;店面规格,有粗有细,不能一次只收一张,一次收好几张,七八张,但张张不能错,顺序也不能错,因为“张冠李戴”的面,没人要。我每去吃饭,都要多看这个“角儿”几眼。

的确壮观,每天清晨,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同吃一碗面——牛肉面靠一代代兰州人用舌尖挑起,一挑上百年。

不迟不迟,正是时候。王阳明打了一个哈哈,气氛热闹达到一个小高潮。

外面有人路过,只听得屋里嗡嗡的人声笑语,想进来又不敢进来。以前老人还在的时候,他们是挺随意进出的,现在不好打搅年轻一辈的世界。可屋里称得为百年来的世界。可屋里称得为百年来的世界。

作为初家老邻居,罗大婶看着孩子们长大,不管她们出去多少年,她一眼就能认得出来说来不奇怪,但她也认得朱皓,这令人惊讶。原来罗大婶早些年在农场养殖珍珠时和朱皓一家相熟。

她叽叽喳喳说了一通,忽然意识到朱皓出现在这个屋子里不是一

家庭会议由王阳明主持,他穿着对襟唐装,脖子上手腕上戴着紫檀木珠,说话时摘下手上的串珠,用拇指一颗颗拨动着在念

经,檀木珠子啪啪直响

来宝缺席,我们现在不晓得他在什么地方,也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回来,当然他在不在都一样。娘现在连人都不认得了,初秀现在这种情况,等不了来宝回来,等不了娘清醒。我们今天聚在一起,就是商量看,怎么妥善地解决问题。初玉的态度是拿掉,但不管拿不拿掉,大家一起来讨论看看,比较一下,哪一种办法最为妥当。

落地风扇的页片忽然刮出一阵响声,接着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不再转动,热空气涌了过来。

王阳明使劲拍了它几下巴掌,风扇又转了起来。这是暗示事情不会往好的方向去。他懂得许多事物间的神秘关联。他拧紧眉头盯着风扇,好像在较什么劲。“我先说点想法吧。”初玉说道,我只晓得那是一条命,他现在正张着耳朵听我们谈论他,这个月份的胎儿聪明得很,已经是一个完整完整的人了。我们只是隔着肚皮看不见他,我不太赞成那么做,我不太赞成把一个将来活蹦乱跳喊我奶奶奶的小家伙弄死的。但初秀自己还是个不懂事的娃娃,我也不晓得孩子生下来怎么办。

大姐虽没有说出解决方案,但也并不等于一通废话,至少把我们心里的矛盾都说出来了。王阳明说道,的确就是这么回事,左右为难。

照我说呢?初冰用威念慈的口头禅接过来,主张生的。说出个理由和办法来,主张拿掉的,也要有说服力。我们忘了一件事,是不是首先应该问问当事人自己的想法,她毕竟也有16岁了。初雪的手一直放在财经主笔手中,她抽出来两只手放一起搓了搓,财经主笔也做着同样的动作,像是过于紧张导致手心出汗。

初雪提醒的有道理。沟通是最重要的环节,至少尊重孩子自己的表达,财经主笔与妻子紧紧站在同一战线上。

王阳明停住拨动珠子,将它重新套进手腕时,手链忽然断了线,珠子掉到地上四下滚开。

又来了一个不好的兆头。这一次他说了出来,神情极为严肃,其他人都听见了,眼看着珠子滚进黑暗,都有些惶惑。

连载



恩壤 盛可以